



路边的卖菜人

文/陈鹏飞

卖菜的人还真不少。尤其是在这江南一带，人们常说，三天不吃青，两眼冒金星，户户人家的餐桌上每顿都要上点青菜。

多数卖菜人的摊位都在室内，菜市场里的那种，可也有一些，是沿着路边摆摊的。江滨新村恺源超市的正门口，有一条怡馨路就是这个样子，每天下午，路两边都会齐整整地摆满卖菜的小摊。

来这里卖菜的，多数都是有点年纪的大妈，头上裹着条围巾，颇有些山东女子的味道，她们蹲在地上，也没带个凳子过来坐一下，而两手则不停地忙着，或是抓上一把韭菜在摘拣，或是拿个刨子削着那酱紫色外皮的荸荠，或是来回翻腾着蓬松的荠菜。

她们衣着普通，甚至都谈不上有多少讲究，可，她们面前的那些菜，却摆放得整整齐齐，荠菜是荠菜，菠菜是菠菜，苏州青是苏州青，互不搭界，就连这个时节少有的本地南瓜，虽然长得有些弯弯扭扭，也被认真地摆放着，尤其是每堆青菜的最上面，都被精选出来的最优秀“选手”占据，要个头有个头，要碧绿有碧绿，专门吸引你的眼球，不用说，大妈们对营销是无师自通的。

通常来说，路边摊上的菜会更新鲜一些，因为多数都是才从田里采来，我喜欢这样的菜，也喜欢这种毫无压抑感的

开放式购买空间，更乐意同这些卖菜的大妈聊上几句。

她们多数都是外地人，在周边农村租的地，凭着经验，靠着勤劳，种菜、卖菜，一季一季、一年一年地轮回。那菜卖得倒不算贵，我也心知菜农的不易，于是，便从不与她们砍价，更不会去问那种准不准，而是按她给算的钱直接扫码，简洁明快，此刻，自己所买的似乎已不是菜，而是一种心情。

青菜，其实赚不到多少钱，可大妈们对我说，多多少少能给孩子们贴补一点，慢慢来呗，总比闲在家里好，这心态，这充实，这乐观，戳中了我心头的某个点。

在这条路的最东头，有一家很小的门面，感觉那里只能站下同样是卖菜的两个人，只不过，他俩卖的是熟菜，盐水鸭、盐水鹅的那种，由于口味和口碑都好，生意便一直好，每次来购买的人都排队，最多的时候那队伍有十多米长，于是，总有顾客会生硬地站进某一位卖菜的小摊中，又于是，摊主大妈便歪着头，斜着望向这位不速之客以及身后的那家小店，心中也许有些滋味，也许早已习惯，再于是，释然地调转过头，继续专心打理起属于自己的那个小摊。

这一刻，我又在想，其实，能在这路边卖卖菜，也不错，至少，这些大妈手脚很灵活，

行动很方便，头脑很灵光。

于是，不由想起之前去一户人家走访，虽说如今人们的生活早已小康，可是，在一些基础较弱的农村，遭遇大病还真是个大麻烦，极端一点的，还会把已经脱贫的人又拖下水。我们到这户人家的时候，家中竟有两人卧床不起，用被子把自己严实裹住，背对着房门，看不清他们的脸，那一刻，我突然发现语言的苍白无力，寒冷空气中的某种悲凉僵住了你的嘴巴、大脑甚至是心跳。

也许，这世上，这人间，这社会，就是分着层次的，就是存着差异的，那家卖盐水鹅的不过三四平方米的小店，靠着勤劳听说一年能挣上百万，那路边摆摊的大妈估计一天也就赚个几十块钱，而卧床不起的弱者，已无法来这路边买点菜，这对常人来说再平常、再简单不过的事，而于他们，或许只能成为一种心愿了。

不去纠结人与人之间的差异，学学路边卖菜的大妈，为能卖光那些菜而高兴，为能赚到属于自己的辛苦钱而开心，更为能撑起自己的家而辛勤操劳且心怀坚忍。

锁定属于自己的天空，找到适合自己的路，不攀比、不瞎想、不埋怨，踏踏实实地活着。

假如生活欺骗了你

文/石峰

春节在家，和妻儿一起看了两场电影，分别是《热辣滚烫》和《飞驰人生2》，看后感触颇深，前半段是笑出眼泪，而后半段则是眼含热泪。可能就是因为贾玲饰演的杜乐莹与沈腾饰演的张驰，都是平凡的小人物，或者说就是你我这样的普通人。

在面对亲妹妹的拳打脚踢时，杜乐莹还是会房产转让协议上签字同意；面对恋人和闺蜜的双双背叛，她即使心有不甘却还是会以伴娘的身份祝福他们；面对表妹豆总的剪辑炒作，她听到了真相但仍然配合上台表演直至轰然倒地……从这些可以看出，杜乐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。而在别人看来不太正常的选择脱离社会、封闭社交圈层等生活行为，只是她与不完美的自己“和解”的一种方式罢了。但是生活的现实总是给她以意外甚至是打击，就算是在遇到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吴坤后，以为付出了真心就会换来真情，但结果还是令人唏嘘。

和杜乐莹的废材不同，张驰曾经有过成功，也有过辉煌，但是因为找不到一个小小的铅封，不仅让比赛成绩作废，也让张驰彻底沦为了作弊者，跌入了人生的低谷。对成绩和荣誉，张驰表现出来的无所谓其实是装出来的，5年来，找到铅封还自己一个清白一直是张驰的心结，但是找到铅封之后，张驰才明白，其实这个铅封一直都在，只是没人在乎他张驰罢了。这就是小人物的现实，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，在别人看来也许根本就算不了什么，过去了的也就过去了。在一开始，张驰也是想着赚点钱就此结束，但是在看到失而复得的铅封后，深埋心中的斗志再次被唤醒，也坚定了自己最后一次就是要不留遗憾的决心。

杜乐莹在最后，以巨大的差距输掉了自己一直以来都很想赢的一场拳击赛，但是又有谁能否定这样“输了比赛”的结局是一个不好的结局呢。作为业余选手，能够上台参赛，和专业选手一直战斗到最后几秒钟，这本身就是胜利。而张驰则是用实力和行动证明，自己是当之无愧的巴音布鲁克之王。

有人说，《热辣滚烫》的故事情节有些简单，显得淡而无味，但是我觉得，这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，就是这样的平淡情节才能引起我们的共情。影片的最后，吴坤想和杜乐莹再续前缘，而杜乐莹只是淡淡地说了句：“看心情吧。”看得出来，此时的杜乐莹已经走出阴影，有充分的自信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，这是我觉得最棒的一句台词。

走出影院，心情久久不能平复，面对生活的不公，选择很重要，人生只有一次，而且不会重启，与其被生活击垮，不如挑战自己。

王家儿郎

文/周竹生

20世纪70年代的东庄村里，男丁最多的是村东头的三郎家，五个儿子，比我家兄弟四人还多出一人，因为其父亲排行第三，被称为三郎。其实三郎在我印象中还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比较老实巴交的庄稼汉，只是三郎之妻三娘比较强势，十分强悍，一张嘴巴主张自我权利声讨冤家对头的能耐实在了得。三娘教子，五个儿子五个好角色，一般不犯人，如果抱团出击，父子兵上阵，基本上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。所以当时村民都私下议着，心里怕着，基本躲着。不过王家五个儿子外号五鬼，个个都很争气，没有一个是懒汉，都是甲等劳动力，也都是手艺人。大鬼学木匠，二鬼学瓦匠，三鬼学漆匠，四鬼学裁缝，五鬼学篾匠。正因为这一点，三娘站在村东头看着自己的一个个鬼儿子出村，一个个鬼儿子回村，站得挺直挺直，脸上皮笑肉笑，笑得挺欢挺欢。

王家儿郎除了各有各的手艺活，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，那就是在农闲有空的时候

到塘里捉鱼摸虾，五个儿郎加上老子忙里偷闲几乎天天有人下塘，成为了当时村里的捕鱼专业户，看他们身背鱼篓，一手提渔网，一手提鱼叉出村，真好像水浒里的浪里白条张顺来到了东庄村。

王家儿郎捉鱼捕虾使用的是一种比较文雅的方式，用一张像如今户外帐篷一样的渔网，渔网有底，有三面并向最顶端聚拢正面敞开。围捕的方式是沿着池塘的边缘下网，右手将渔网开口一面向池塘岸边，在大约三尺处垂直压向水底与塘底在一个平面上叠合，左手抄一根类似于反向“叉”字的鱼叉，鱼叉的底部是一根水平的比较粗的竹条或者木棍，鱼叉从池塘岸边一寸一寸的边上下撞击水底边向渔网处移动，到与渔网正面开口处靠拢之后，快速将渔网以内高外低以倾斜状快速拎出水面。

收获的时候到了，只要我在场，都是我期待和激动的时候。水面有动静，水花四溅，说明有收获，水面平静，一动不动，说明没说法。真正有大

鱼，比如一条一二两的鲫鱼，一条二三斤重的黑鱼，那就是大收获了，基本上是一条两条比手指头大一点的扑食郎鱼等，一只两只虾子，有时候也有小黄鲢、小鳊鱼、小甲鱼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我是跟着三鬼四鬼出去，他们会把小鳊鱼、小甲鱼送给我。用这种渔网捉鱼摸虾是一个积少成多的收获，需要一网一网实实在在地打，急不得，十网九空很有可能，考验的是捕鱼人的耐心。

跟三郎家五个鬼子捉鱼的方式不同，二郎家独子坤坤的捕鱼方式就比较生猛，用的是鱼罩和钢刺鱼叉。虽然方式生猛但是要想有所收获必须识鱼性，结合季节，按照时辰，观察了解鱼塘的水情鱼情，看准时机再迅速下手。

傍晚时分，王家炊烟袅袅，鱼香味从村东头飘过来了，我们村上的人就知道，王家三娘的小杂鱼烧好了，王家儿郎的鱼宴晚餐又要开席了，而我们，我们只能默默地而又狠狠地咽下羡慕的口水。